

善本書志評介

《青島市圖書館藏珍貴古籍敘錄》評介-- 兼略談古籍敘錄提要撰寫

郭明芳*

一、前言

青島市館屬於山東省重要公共圖書館之一。館藏古籍則可溯自 1949 年中
共建政後，七十年來，所藏古籍已達十五萬餘冊。面對這些古籍，該館早在
本世紀初即編有《青島市圖書館古籍書目》(冷秀雲編，北京市：國家圖書館
出版社，2009 年 9 月)，整理館藏並便於讀者查檢。

現將該館珍貴古籍撰為《青島市圖書館藏珍貴古籍敘錄》(下簡稱《敘
錄》)，更加揭示館藏，不僅便於讀者，於各館古籍整理亦有幫助。筆者關
注到各地編寫的古籍書目、書志，蓋一則觀察從各館編寫過程中，各館編寫
情形，選精去劣，提供書志撰寫準則；次則以見各館館藏特色，並挖掘各館
藏古籍細部情形，如館藏版刻記錄，以供日後研究之資。現《敘錄》出版有
年，未見專文評駁。筆者僅以所見，撰為本文，並就撰寫提要內容，提供個
人想法。

二、青島市館古籍現況

青島市館的開設可溯自清末 1899 年於德國租界地德國膠澳總督府主辦
的膠州圖書館。民國 11 年(1922)中國收回德國租界，並籌建青島市通俗圖書
館，13 年(1924)通俗圖書館正式開辦。該館後歷經改併，21 年(1932)青島市
立圖書館成立，至抗戰前館藏已有 33 萬餘冊(未有線裝古籍)。抗戰間，該館
有少數書籍撤往後方，原址則由日本扶植的偽政權繼續開辦。日本投降後，
圖書館復員，此時期該館藏書，包括接收敵偽機關圖書，約有十五萬餘冊。

1949 年鼎革後，該館改稱「青島市人民圖書館」，並從青島市軍管會接
收一批古籍。1953 年改今名至今。中共建政以後，初期曾有圖書捐贈(歸公)
運動，青島市館也獲得包括當地藏書家、學者的捐贈，如張錚夫(1890-1955，
名鑑祥，張靜江之子)、趙爾巽(1844-1927)、鄭爰居(1891-1958)、張公制
(1876-1966)等人藏書，至 1953 年，該館古籍已有 11 萬冊之多。而該館古籍，
截至 2008 年底，約有 15 萬冊。

* 東吳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班

據《青島市圖書館古籍書目·前言》知館藏古籍主要有三大來源：「一是青島解放時，由軍管會所移交，該部分古籍大都是家世顯赫的名門望族，和官宦人家所藏。二是由當時的名人、學者所捐贈，如山東著名藏書家張鏡夫先生，把他畢生收藏的明、清兩代山東人著作，悉數贈與了圖書館。三是民間收購，在青島的民間也私藏著大量的古籍，透過購買的方式，也收集到了為數可觀的古籍。」

三、本《敘錄》整理與編纂

青島市圖書館自 2002 年起，對該館古籍開始作軟、硬體上的調整與整理。首先是特藏書庫的設立，改善保存的條件。其次是進行整理清點館藏，編有《青島市圖書館古籍書目》並出版。這個《書目》據〈前言〉所稱，「收錄古籍五千多種，以明清文獻為主」的古籍，故知所收應非該館十五萬冊古籍。除此之外，〈前言〉亦稱：

青島市圖書館作為 2008 年入選的國家首批全國古籍重點保護單位之一，一直不遺餘力地開展古籍保護整理工作。《青島市圖書館古籍書目》、《青島市圖書館藏山東文獻珍本圖錄》已相繼出版發行。

《敘錄》主要是青島市館組織館內團隊編寫，由該館館長于婧掛名主修。

本書前有〈前言〉，略說明《敘錄》編輯原始，次〈目次〉，本書所選每部書皆依入選《山東省珍貴古籍名錄》批次、編號為序。故本書可作為《山東省珍貴古籍名錄》解題；也因如此，欠缺館藏主體性。次《古籍名錄證書》，乃該館所藏古籍獲得魯省珍貴古籍名錄證明。本書末無索引，對於檢索而言頗不便。

四、本《敘錄》特色

(一)揭示青圖館藏善本

館藏古籍資料不是秘藏深炯的文物，應本著學術乃天下公器，廣為學術使用，以了解各類學術在古代發展情形。因此撰寫館藏提要已經成為現今各館趨勢。本書〈前言〉即說明此點與編纂旨趣，云：

進一步揭示館藏，給從事古籍整理及研究的同仁進行更深入細緻的研究提供一些線索和資料，我們嘗試撰寫《青島市圖書館藏珍貴古籍敘錄》。……簡言之，敘錄如同現代的圖書提要，但敘錄與圖書提要的撰寫不盡相同。敘錄撰寫過程中既要對撰注、編輯等責任者作簡明的介

紹，對成書概況、體例內容作簡明評介，也要對版印時地、版本源流、版本優劣、遞藏情況進行考辨。既有對已有學術成果的吸收與借鑑，也注意在原書中尋求根據，力求在版本源流、價值、地位等方面有新的發現，形成特色。

而本書所收並非該館全部館藏，而是以「珍貴古籍」為主。所謂「珍貴古籍」，指得是該館「入選第一、二批《山東省珍貴古籍名錄》的一百一十一部古籍，其中也包含了入選《國家珍貴古籍名錄》的六部古籍，」如《岱史》十八卷言，「我館所藏《岱史》前有于慎行〈岱史敘〉及譚耀〈岱史序〉，刊刻年代較早，版本價值較高。」

每部撰寫對於有特殊者均詳細著錄，如《邵子全書》錄有刻工。對於藏書印則全錄並附書影，若干並有印主小傳說明等。

(二)青館古籍整理成果呈現

《敘錄》既然揭示館藏，自然也是該館古籍整理工作成果的呈現。《敘錄》前言：

《青島市圖書館藏珍貴古籍敘錄》的問世，是本館重視古籍整理基礎工作的又一成果。該書出版之際，適逢青島市圖書館九十華誕，謹以此書獻禮祝賀。

(三)內容言之有據不妄言

本《敘錄》於內容考訂上力求嚴謹，不妄下虛語，其於所不知，闕如以就教焉。這是很負責任的，如此也避免傳布錯誤與讀者。例如說，《戰國策》十卷，「鈐有『漱六藝之芳潤』正方形陽文印章，…然不知此印章為何人藏書印，故其收藏軌跡不明，待博學之士明之。」

案，據《清代帝后璽印譜·乾隆卷》所收，乾隆弘曆(一說愛新覺羅弘玘)亦有「漱六藝之芳潤」印記，然與此印不同。又據湖南《湘潭縣志》載縣藏書家袁芳瑛，又字漱六、芳潤，其亦有「漱六藝之芳潤」印。查故宮所藏《宋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與臺北國圖所藏《呂氏家塾讀詩記》二書皆來自李盛鐸，有「漱六藝之芳潤」印(據國圖著錄)。而李氏得袁芳瑛舊藏甚夥，此亦得之袁氏。然核之本書所附之圖為陽文正方形，釋文作「漱六/藝之/芳潤」，與前二者不符。此應非乾隆(或弘玘)印，而核之其他袁氏印記(真印)亦頗為相似，或為袁氏之印。



「漱六藝之芳潤」印(自左而右為乾隆、袁芳瑛、青圖所藏)



袁氏「古譚州袁臥雪廬收藏」印

五、關於《敘錄》撰寫與內容

敘錄或稱解題、提要、書錄與書志等名稱，其較之單純書目所蘊含的質量均過之而無不及。而撰寫此類解題是否有個標準模式？一般多以《四庫總目》為範本，但《總目》是清乾隆時所修，若今日再以《四庫總目》為本，則顯不足，例如說版式行款、藏印題記等，當年並未談及。但《四庫總目》所標舉的「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原則則是正確的。

民初繆荃孫(1844-1919)曾對此類提要加以改良，其內容包括書名、卷冊數、作者、版刻時代著錄外，對於外在版式行款、序跋題記與遞藏藏印等均有述及。¹這可說是與現代解題作法相差不遠。上世紀中，王重民(1903-1975)整理美國國會圖書館、北京大學等館藏善本，後彙輯有《中國善本書提要》之出版，此可作為上世紀撰寫提要的典型，則又加深入。稍晚的沈津(1945-)曾以此為標準，並就實際撰寫增加若干材料撰寫哈佛燕京館《書志》。沈氏撰寫的模式，就體例而言，於今可說是較為完善者，也受到相當多的關注，或謂之「哈佛燕京模式」。²

¹ 此見陳乃乾〈上海書林夢藝錄〉，《陳乃乾文集》(北京市：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年4月)上冊，頁10。

² 關於沈氏對古籍書志寫作，可見氏撰〈我對寫作古籍書志的一些思考〉(待刊)。

而早年臺北國圖《善本書志稿》的撰寫，則是另一種類型。但《志稿》的缺點則是，每則為字約數百，自然無法揭示館藏特色，如該館所藏朱墨印本《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為最早套色印本，於出版史上的價值並未談到。

筆者認為館藏提要主要有兩個目的：一是揭示館藏與特色，便於讀者使用；一是便於他館日後編纂提要的參考。因此，提要的著錄當越詳細越好，尤其在版本判定與細項描述兩方面。有關提要撰寫方法並未有專文，現筆者以自我觀察與實踐分述如次：

(一)總論本書情形

提要首先需對一書情形敘述清楚，如有考察說明，則於下列諸項說明之，此謂之總論。總路需著錄：書名、卷數(冊述與函數)、作者(編者與註釋者等)、版刻時代與館藏索書號。冊數如非全帙亦需說明存幾冊。例如說臺北國圖藏元至正元(1341)年中興路資福寺刊朱墨套印本《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則作：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卷，一部。〔元〕釋思聰註解。元至正元(1341)年中興路資福寺刊朱墨套印本。索書號：311.1 08838

而於版本判別，不能僅依舊有資料抄錄，而應重新調查確認。蓋過去舊資料判定上，受制於時代，可能會有錯誤。因此在版本判別上，不僅需從某書內外判斷，假使能透過他館圖錄或古籍影像資料庫鑑別，或許能找出最佳的版刻情形。

總論需對版本作簡要而精確判斷，至於推斷過程可於提要內文說明。

(二)版式行款與序跋

其次，提要必須對某書外在詳細訊息敘述清楚，包括版框單雙邊、寬高如何，每半葉幾行幾字，以及版心黑口或白口、魚尾情形與相關註記等。

而序跋部份如何？如有攸關本書刊行或撰作主旨者，當全文錄之。蓋此類序跋，如能錄之，讀者讀後或許不必調閱本書，間接也是保護現有古籍。

另外，後人題記亦當比照辦理。當然後人題記並非工整撰寫，行草亦有之，故於書法鑑識方面，亦須透過實際撰寫，以厚實鑑識經驗。

(三)作者小傳

讀其書不可不知其人。一書作者、編者生平狀況亦需概述。作編者生平如是常見者，可摘引史傳為敘，稍微偏僻者，查檢方志或家傳(墓誌)，如各類傳記均查檢不到者，則該書前後序跋若干資料，亦可加以利用。至於說部雜書，萬不得已，則儘量減少引用。總之，對於生平較為不顯者，其生平當竭盡所能尋找，萬不得已，切勿以「生平未詳」作結。

(四)內容大要

本書內容如何，僅需大略敘之，切記內容勿長篇寫無關緊要之事。例如說本書分幾卷，各卷大致內容如何，有無特出，或重要史料價值等。又如一書為某詩文集，如何分卷，詩有幾卷、文有幾卷，諸如此類。

(五)特色價值

最後敘述館藏某書於學術史、出版史上的價值，館藏者與他館所藏異同，是孤本還是初刻本、批校本等。例如說 2015 博古齋秋拍一部元刻元印《新編古今事文類聚》，雖非初印本，亦有若干缺卷，但於元代出版史上的價值，比起初刻初印來得高。案，該本為西園精舍取得武溪書院重印本，久藏東瀛，未為人所知。此對於武溪書院刊本、元代「書院」刻書性質與書版轉移均有相當研究價值。

(六)鈐印與館藏

鈐印即書上的印記，著錄印記則可考察館藏某書印記源流，另亦可考察館藏某書是否是偽印。一般來說印記分為藏書家印記與書坊或紙廠印記，需分別著錄；至於作序(跋)者後如有刻上的墨印，則無須著錄。藏書家印記，如能查檢到為何人者，當分別說明，如「乾隆御覽之寶」(弘曆)、「抱經堂」(盧文弨)。如印記為偽作，亦應註明，如「抱經樓」(盧址，偽)。

至於館藏著錄，則指他館所著錄之同書情形。應著錄多少館藏，館藏過多則以重要館為主，如臺北國圖、故宮、傳圖，大陸則需查檢《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與《中國古籍總目等》，倘有餘力，可分別查檢幾個大館目錄。海外則可透過資料庫或紙本書目查檢幾個重要館藏，如國會館(美、日)、普林斯頓、哈佛燕京、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等館。

如館藏有複本，當一併著錄之；複本如有異同亦當說明。

(七)關於書影

文字敘述有時而窮，精細的書影則可補之。書影一般多選取某書首卷一葉一為之，然倘有特別者，如版刻扉頁、牌記或其他特殊事項者，可以多附，但首卷葉一切不可減。

六、《敘錄》問題舉隅

筆者於上項談及敘錄撰寫內容，於此則以為標準，討論本敘錄內容撰寫與其他問題。

(一)本書編排與收入館藏不足

本書編排是依照《山東省珍貴古籍圖錄》次序為之。如此安排，本《敘錄》似為該《圖錄》附屬品，沒有主體性。再者，《敘錄》不僅不按照傳統經

史子集次序，又無檢索，查找亦十分不便。

本書所收為魯省珍貴古籍故不在話下，然該館所藏屬於珍貴或重要文獻者，未必能排得上魯省。《敘錄》未能選取，則一遺憾。檢《書目》所記，筆者以為價值不輸魯省珍貴圖錄者有：

《使相被刺紀事》不分卷，佚名撰，清光緒刻本

《曾公克復金陵勳德記》1卷，清劉毓崧撰，清同治五年曼陀羅華閣刻本

《金湯借箸十二籌》十二卷，明李盤撰，抄本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抄》90卷，唐釋澄觀述，明正統刻本，經折裝

《傳鶉觚集》不分卷，晉傅玄撰，明張浦閱，明刻本，二冊

又以下所記或有出版史研究價值：

《禮記》10卷，元陳澹集說，清奎壁齋刻本，有「奎壁齋印」

《禮記增訂旁訓》6卷，元陳澹集說，清刻本，9行20字，白口，書名頁題「禮記讀本。金陵授經堂藏版」

《輪輿私箋》2卷、《附圖》1卷，清鄭珍撰，清同治七年獨山莫氏刻本，牌記題「同治七年孟夏獨山莫氏刊於金陵」

《說文段注撰要》9卷，清馬壽玲撰，清光緒九年金陵胡氏愚園刻本
《康熙字典》36卷，牌記題「江右省城書坊街玉軸樓發兌」，另有篤信齋印

《隸釋》27卷、附《隸續》21卷、附《勘誤》1卷，清同治十年皖南洪氏晦木齋仿刻本。牌記題「樓松書屋汪氏本皖南洪氏晦木齋集費摹刻同治十年曾國藩署檢」

又青島館所藏不少童蒙讀物，此類讀物不見重，但對教育史、出版史研究時，有助益。因此，該館除對珍稀館藏外，此類特別圖書，亦可進行整理。

(二)內容敘述瑣碎未凸顯特色

一篇書志文字約千餘字，在此有限空間應儘量錄原書序跋題記與揭示館藏特色，實不應再撰寫一般通俗文字。《敘錄》所記內容，頗多屬於通論、概論，濫竽充數。蓋參考本書者，多半已具相當認識程度，通論敘述自可免除。如《周易傳義大全》云：

《周易》即《易經》，簡稱《易》，是由六十四卦的卦象、卦名、卦辭、爻題所組成，通過八卦形式，推測自然與社會的變化，認為陰陽兩種勢

力的相互作用，是產生萬物的根源，提出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等，富有樸素辯證法的觀點，是儒家重要的經典之一，相傳系周人所作，故名。

《敘錄》是以有限篇幅敘述通論性實不妥，吾人既然想對館藏某書了解刊刻源流，不妨詳錄相關資料與某書序跋或題跋者，更來得實際。

每書皆有其版本上或學術上的價值，或應詳述，然《敘錄》中，本書凡朱妍蕾所撰者，大部皆稱該書「具有重要的歷史資料和版本價值」，未有說明，未免過簡。

又《月令廣義》，該館藏兩套：一為萬曆刻本，一為明末梅墅石渠閣刻本。版式行款同，序文數目或有異，《敘錄》所記為後者，並未反映兩者異同。

又《周禮注疏刪翼》稱有三十多種版本，該館所藏為「清乾隆間刻本為較早刊本，印製精良，保存完好，具有較高的歷史資料和古籍版本價值。」案，既言此書版本之多，僅舉崇禎本，未及清代諸本，如何說有版本價值？其與明崇禎十二(1639)年天德堂本、清乾隆六十(1794)年醉墨齋諸本間關係如何，亦未見說明。

又《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未凸顯價值，又其誤書坊印為藏印。

又《石墨鐫華》「為葉德輝舊藏，此書版本珍貴，傳承有序，對於研究中國古代碑刻文字等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案，此書僅為葉德輝藏，其於大陸復有不少館藏，如遼大、廈大、中山、北師、清華等。又葉德輝題跋有附書影，然應全文錄入為佳。

(三)未能精校初稿以致有錯訛

本書有若干錯訛字或精細校，或繁簡轉換時導致的錯誤，如〈前言〉：「今有楊致忠先生《宋版書敘錄》等皆敘錄典範。」案，「楊」當「李」之誤。

《列朝詩集》：「清代鄭傑收藏，鄭杰字昌英，…」案，此為繁簡轉化所致。

《六書正訛》藏印有：「傳鑑之印」，案，「傳」訛為「傳」。

《穀城山館詩集》藏印有「義州李大腫石孫嗣藏」，重覆；又「石山堂」印記釋文少「石」字，「李葆旬」印記釋文少「李」字。

《二如亭群芳譜》有「華南許氏」印。案，應作「華亭許氏」；又有「嘉德珍藏」。此應為華亭(今上海松江區)許嘉德所藏者。嘉德，巽行(字密齋)之孫，東海館藏有巽行《文選筆記》8卷、《密齋隨錄》1卷等書。又此篇誤將書坊印當成藏書印。

(四)附錄書影問題

每書皆附書影，然或有不當。如《樂府詩集》竟附目錄葉、《古詩歸》亦

未附卷一葉一等。蓋書影以卷一葉一為之，倘某書有其他有價值者，如扉頁、牌記、書價等，亦不能免，亦即卷一頁一與有價值者，均須附錄。

(五)其他

《文獻通考》言，「我館藏《文獻通考》，前有明嘉靖三年五月初一日明世宗朱厚熜撰〈御製重刊文獻通考序〉，具有重要歷史資料和版本價值。」案，明內府刻本凡經賞賜者應皆有「廣運之寶」印，而此本未敘鈐此寶，或為嘉靖、萬曆以後盜運出宮者。

《書目》著錄「《尊生八箋》不分卷，明鍾惺校閱。清刻本。16冊。18x12CM。9行18字，白口，左右雙邊，單黑魚尾，存13卷：卷6-18。」案，《敘錄》作十九卷、總目一卷，課花書屋藏版，框高20.4釐米、寬12.4釐米。兩者行款皆同，該館未見有第二部，未審是否相同，如相同前後著錄差異如此大？

《記纂淵海》，「我館所藏《記纂淵海》，萬曆七年刻本，與《四庫全書總目》所採之兩淮馬裕家藏本同為萬曆七年所刻。然未能比對此兩種版本版式等項，故不能判斷此二者是否為同一版本。我館所藏《記纂淵海》保存完好，篇次具全，具有較高的古籍文獻價值。」案，台北國圖有七部，其中三部全，品相良好。

七、結語

青島市館此次所出版的《敘錄》僅是以魯省珍貴圖錄為主的館藏珍貴古籍，雖然不是全館，但也走出了第一步。這個第一步，不僅是為後續館藏書志撰寫作準備，而且也確實透過寫作中瞭解館藏、培養人才。從小館開始，一步一步整理館藏，讓更多館感受到書志的撰寫才是真正古籍保護與便利讀者，進而分起仿效。如此，古籍保護與整理才有意義。

	書名	青島市圖書館藏珍貴古籍敘錄
	編者	于婧等編
	出版地	濟南
	出版社	齊魯書社
	出版時間	2014年9月
	I S B N	9787533332396
	定價	78元(人民幣)
	頁數	221頁